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

金吒祭起遁龍椿，將寶榮遁住，早被姜文煥一刀揮為兩段。可憐守關二十年，身經數百戰，善守關防，不曾失利，今日被金吒智取殺身！姜文煥斬了寶榮，三軍吶喊。只見木吒在關上見東伯侯率領諸侯鏖戰，聲勢大振，在城敵樓上暗暗祭起吳鉤劍去，此劍昇於空中，木吒暗曰：「請寶貝轉身！」那劍在空中如風輪一般，連轉三轉，斬了徹地夫人，在關上大呼曰：「吾是木吒在此；奉姜元帥將令，來取此關。今主將皆已伏誅，降者免死，逆者無生！」眾皆拜伏於地。

金吒已知兄弟獻關，同東伯侯姜文煥殺至關下。木吒令左右開關迎接。人馬進了關，姜文煥查盤府庫，安撫百姓，放了被禁馬兆，感謝金、木二吒。

金吒曰：「賢侯速行；吾等先往孟津，報與姜元帥。賢侯不可遲誤戊午之辰，以應上天垂象之兆。」

姜文煥曰：「謹如二位師父大教。」金、木二吒辭了姜文煥，駕土遁往孟津前來。

子牙在孟津大營，與二路大諸侯共議：「三月初九日乃是戊午之辰，看看至近，如何東伯侯尚未見來？奈何！奈何！」正商議間，忽報：「金、木二吒在轅門等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金、木二吒來至中軍行禮畢，乃曰：「奉元帥將令，往遊魂關，詐為雲遊之士，乘機取關。」把前事如此如彼盡說了一遍，「今弟子先來報與元帥，東伯侯大兵隨後至矣。」

子牙聞說大喜，深羨二人用計，乃曰：「天意響應，不到戊午日，天下諸侯不能齊集。」

東伯侯大兵那一日來至孟津。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東伯侯至轅門等令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姜文煥率領二百鎮諸侯進中軍，參謁子牙。

子牙忙迎下座來。彼此溫慰一番。姜文煥又曰：「煩元帥引見武王一面。」

子牙同姜文煥進後營，拜見武王。此時天下諸侯共有八百，各處小諸侯不計，共合人馬一百六十萬。子牙在孟津祭了寶靈旗，一聲砲響，整人馬望朝歌而來。天下諸侯領人馬正行，只見哨馬報入中軍曰：「啟元帥：人馬已至朝歌，請元帥軍令定奪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安下大營。」三軍吶喊，放定營大砲。

只見守城軍士報入午門，當駕官啟奏曰：「今天下諸侯兵至城下，扎下行營，人馬共有一百六十萬，其鋒不可當，請陛下定奪。」紂王聽罷大驚，隨命眾官保駕上城，看天下諸侯人馬。

紂王看罷子牙行營，忙下城登殿，坐問兩班文武，言曰：「方今天下諸侯會兵於此，眾卿有何良策以解此危？」

魯仁傑出班奏曰：「臣聞：『大廈將傾，一木難扶。』目今庫藏空虛，民日生怨，軍心俱離，總有良將，其如人心未順何！雖與之戰，臣知具不勝也。不若遣一能言之士，陳說君臣大義，順逆之理，令其罷兵，庶幾可解此危。」

紂王聽罷，沉吟半晌。只見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：「臣聞：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』況都城之內，環堵百里，其中豈無豪傑之士隱蹤避跡於其間者，願陛下急急求之，加以重爵崇祿而顯榮之，彼必出死力以解此危。況城中尚有甲兵十數萬，糧餉頗足。即不然，令魯將軍督其師，背城一戰，雌雄尚在未定之天。豈得驟以講和示弱耶！」

紂王曰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一面將聖諭張掛榜籬；一面整頓軍馬。

朝歌城外離三十里地方，有一人，姓丁，名策，乃是高明隱士。正在家中閑坐，忽聽得周兵來至，圍了朝歌，丁策歎曰：「紂王失德，荒淫無道，殺忠聽佞，殘害生靈，天愁人怨，故賢者退位，奸佞盈廷。今天下諸侯會兵至此，眼見滅國，無人替天子出力，束手待斃而已。平日所以食君之祿，分君之憂者安在！想吾丁策，昔日曾訪高賢，傳吾兵法，深明戰守，意欲出去舒展生平所負，以報君父之恩；其如天命不眷，萬姓離心，大廈將傾，一木如何支撐？可憐成湯當日如何德業，拜伊尹，放桀於南巢，相傳六百餘年，賢聖之君六七作，今一旦至紂而喪亡，令人目極時艱，不勝嗟歎！」

丁策見大門外有人進來，卻是結盟弟兄郭宸。二人相見，施禮坐下。丁策問曰：「賢弟何來？」

郭宸答曰：「小弟有一事特來與長兄商議。」

丁策曰：「有何事？請賢弟見教。」

郭宸曰：「方今天下諸侯都已會集於此，將朝歌圍困，天子出有招賢榜文。小弟特請長兄出來，共輔王室。況長兄抱經濟之才，知戰守之術，一出仕於朝，上可以報效於朝廷，顯親揚名，下不負胸中所學。」

丁策笑曰：「賢弟之言雖則有理，但紂王失政，荒淫不道，天下離心，諸侯叛亂，已非一日；如大癩既潰，命亦隨之，雖有善者，亦末如之何矣。你我多大學識，敢以一盃之水救車薪之火哉。況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，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，徒送了性命，不為可惜耶。」

郭宸曰：「兄言差矣！吾輩乃紂王之子民，食其土而踐其茅，誰不沐其恩澤，國存與存，國亡與亡，此正當報效之時，便一死何惜，為何說此不智之言。況吾輩堂堂丈夫，一腔熱血，不向此處一洒，更何待也。若論俺弟兄胸中所學，講甚麼崑崙之士，理當出去解天子之憂耳。」

丁策曰：「賢弟，事關利害，非同小可，豈得造次，再商量。」二人正辯論間，忽門外馬響，有一大漢進來。此人姓董，名忠，慌忙而入。

丁策看董忠入來，問曰：「賢弟何來？」

董忠曰：「小弟特來請兄同佐紂王，以退周兵。昨日小弟在朝歌城見招賢榜文，小弟大膽將兄名諱連郭兄、小弟，共是三人，齊投入飛廉府內。飛廉且奏紂王，令明早朝見。今特來約兄等明早朝見。古云：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。』況君父有難，為臣子者忍坐視之耶？」

丁策曰：「賢弟也不問我一聲，就將我名字投出去，此事干係重大，豈得草率如此？」

董忠曰：「吾料兄必定出身報國，豈是守株待兔之輩！」

郭宸懼然大笑曰：「董賢弟所舉不差，我正在此勸丁兄，不意你先報了名。」丁策只得治酒管待。三人飲了一宵，次早往朝歌來。

丁策三人，次日來至午門候旨。午門官至殿上奏曰：「今有三賢士在午門候旨。」

紂王命：「宣三人進殿。」午門官至外面傳旨，三人聞命進殿，望駕進禮稱「臣」。

王曰：「昨飛廉薦卿等高才，三卿必有良策可退周兵，輔朕之社稷，以分朕憂。朕自當分茅列土，以爵卿等。朕決不食言。」

丁策奏曰：「臣聞：『戰危事也。聖王不得已而用。』今周兵至此，社稷有繫卵之危，我等雖幼習兵書，固知戰守之宜，臣等不過盡此心報效於陛下，其成敗利鈍，非臣等所逆料也。願陛下敕所司，以供臣等取用，毋令有掣肘之虞。臣等不勝幸甚！」

紂王大喜，封丁策為神策上將軍；郭宸、董忠為威武上將軍，隨賜袍帶，當殿腰金衣紫，賜宴偏殿。三人謝恩。次早參見魯仁傑，魯仁傑調人馬出朝歌城來。

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成湯遣大兵在城外，立下營寨，請令施行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命眾將出營，至成湯營前搦戰。」

只見探馬報入中軍：「有周營大隊人馬討戰。」魯仁傑聞報，親自領眾將出轅門，見子牙乘異獸，兩邊擺列三山五岳門人。只見哪吒登風火輪，提火尖鎗，立於左手；楊戩仗三尖刀，淡黃袍，騎白馬，立於右手；雷震子、韋護、金吒、木吒、李靖、南宮

適、武吉等一班排立；眾諸侯濟濟師師，大是不同。

魯仁傑一馬當先，大呼曰：「姜子牙請了！」

子牙在四不相上欠背打躬，問曰：「來者是誰？」

魯仁傑道：「吾乃紂王駕下總督兵馬大將軍魯仁傑是也。姜子牙，你既是崑崙道德之士，如何不遵王化，構合諸侯，肆行猖獗，以臣伐君，屠城陷邑，誅君殺將，進逼都城，意欲何為？千古之下，安能逃叛逆之名，欺君之罪也！今天子已赦爾往愆，不行深究。爾等速速倒戈，撤回戈馬，各安疆土，另行修貢。天子亦以禮相看。如若執迷，那時天子震怒，必親率六師，定搗其穴，立成齏粉，悔之何及！」

子牙笑曰：「你為紂王重臣，為何不察時務，不知興亡？今紂王罪惡貫盈，人神共怒，天下諸侯會兵駐此，亡在旦夕，子尚欲強言以惑眾也。昔日成湯德日隆盛，夏桀暴虐，成湯放於南巢，伐夏而有天下，至今六百餘年。至紂之惡，過於夏桀，吾今奉天征討而誅獨夫，公何得尚執迷如此，以逆天命哉！今天下諸侯會兵在此，止彈丸一城，勢如纍卵，猶欲以言詞相尚，公何不智如此！」

魯仁傑大怒曰：「利口匹夫！吾以你為老成有德之人，故以理相論，汝猶特強妄談彼長哉！獨不思以臣伐君，遭譏萬世耶！」回顧左右曰：「誰為吾擒此逆賊？」

後有一將大呼曰：「吾來也！」縱馬舞刀，飛來直取子牙。子牙傍有南宮適沖將過來，與郭宸截住廝殺。二馬相交，雙刀併舉。兩下擂鼓，殺聲大振。丁策在馬上也搖鎗沖殺過來助戰。這壁廂武吉走馬抵住交鋒。戰未有二十餘合，有南伯侯鄂順飛馬直沖過來截殺。那邊有董忠敵住。子牙營左邊惱了一路諸侯，乃是東伯侯姜文煥，磕開紫韃，走馬刀劈了董忠。

東伯侯走馬刀劈董忠，在成湯陣前，兇如猛虎，惡似豺狼。子牙左右有哪吒大叫曰：「吾等進五關不曾見大功，今日至都城大戰，難道束手坐觀成敗耶！」言罷，隨登開風火輪，搖火尖鎗，沖殺過來。楊戩也縱馬搖刀，直殺過陣內。這壁廂魯仁傑縱馬搖鎗敵住。兩家混戰，只殺得天愁地暗，鬼哭神嚎。哪吒大戰丁策，郭宸也來助戰。只聽得鼓振乾坤，旗遮旭日。哪吒祭起乾坤圈，正中丁策。

哪吒打死了丁策，郭宸落荒，被楊戩一刀劈於馬下。魯仁傑料不能取勝，隨敗進行營。

紂王聞報，心中甚悶，與眾臣共議曰：「今周兵駐師城外，兵敗將亡，不能取勝，國內無人，為之奈何？」

傍有殷破敗奏曰：「今社稷有纍卵之危，萬姓有倒懸之急，朝野無人，旦夕莫待，臣與姜子牙有半面之識，捨死至周營，曉以君臣大義，勸其罷兵，令天下諸侯解釋，各安本土，或未可知。如其不然，臣願罵賊而死。」

紂王從其言，使殷破敗往周營說之。

殷破敗領旨出城，來至周營，命左右通報。只見中軍官進營，來見子牙，啟曰：「成湯差官至營門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

殷破敗隨令而入，進了大營。好齊整！只見

兩邊列坐天下諸侯，中軍帳上坐姜子牙。殷破敗上帳曰：「姜元帥，末將殷破敗甲冑在身，不能全體。」

子牙忙欠身言曰：「殷老將軍此來有何見諭？」

殷破敗曰：「末將別元帥已久，不意元帥總六師之長，為諸侯之表率，真榮寵崇耀，令人驚羨！今特來參謁，有一言奉告，但不知元帥肯容納否？」

子牙曰：「老將軍有何事見教？但有可聽者，無不如命；如不可行者，亦不必言，幸老將軍諒之。」子牙命賜坐。

殷破敗遜謝，坐而言曰：「末將嘗聞，天子之尊，上等於天，天可滅乎？又法典所載：『有違天子之制而擅專征伐者，是為亂臣。亂臣者，殺無赦。有構會群黨謀為不軌，犯上無君者，此為逆臣。逆臣者，則族誅。天下人人得而討之。』昔成湯以至德，沐風櫛雨，伐夏以有天下，相傳至今，六百餘年，則天下之諸侯、百姓，皆世受國恩，何人不非紂之臣民哉！今不思報本，反倡為亂首，率天下諸侯相為叛亂，殘賊生靈，侵王之疆土，覆軍殺將，逼王之都城，為亂臣逆臣之尤，罪在不赦。千古之下，欲逃篡弑之名，豈可得乎？末將深為元帥不取也！以末將愚見：元帥當屏退諸侯，各還本國，自修德業，毋令生民塗炭，天子亦不加爾等之罪，惟厥修政事，以樂天年，則天下受無疆之福矣。不識元帥意下如何？」

子牙笑曰：「老將軍之言差矣！尚聞：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』故天命無常，惟眷有德。昔堯帝有天下而讓於舜；虞帝復讓於禹；禹相傳至桀而荒忽朝政，不修德業，遂墜夏統。成湯以大德得承天命，於是放桀而有天下，傳於至今。豈意紂王罪甚於桀，荒淫不道，殺妻誅子，剖賢人之心，炮烙諫官，蠶盆宮女，囚奴正士，醢戮大臣，斲朝涉之脛，剝剔孕婦，三綱盡絕，五倫有乖，天怒民怨，自古及今，罪惡昭著未有若此之甚者。語云：『賊仁者，謂之賊；賊義者，謂之殘。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』乃天下所共棄者，又安得謂之君哉！今天下諸侯共伐無道，正為天下洗此兇殘，救民於水火耳，實有光於成湯。故奉天之罰者，謂之天吏，豈得尚拘之以臣伐君之名耶？」

殷破敗見子牙一番言詞，鑿鑿有理，知不可解，自思：「不若明目張膽，慷慨痛言一番，以盡臣節而已。」乃大言曰：「元帥所說，乃一偏之言，豈至公之語！吾聞：君父有過，為臣子者必委曲周旋諫諍之，務引其君於當道；如甚不得已，亦盡心苦諫，雖觸君父之怒，或死，或辱，或緘默以去，總不失忠臣孝子之令名。未聞暴君之過，揚父之惡，尚稱為臣子者也。元帥以至德稱周，以至惡歸君，而尚謂之至德者乎？昔汝先王被囚羑里七年，蒙赦歸國，愈自修德，以達君父知遇之恩，未聞有一怨言及君。至今天下共以大德稱之。」

「不意傳之汝君臣，構合天下諸侯，妄稱君父之過，大肆猖獗，屠城陷邑，覆軍殺將，白骨盈野，碧血成流；致民不聊生，四民廢業，天下荒荒，父子不保，夫妻離散；此皆汝等造這等惡業，遺羞先王，得罪於天下後世，雖有孝子慈孫，焉能蓋其篡弑之名哉。況我都城，尚有甲兵十餘萬，將不下數百員，倘背城一戰，勝負尚未可知；汝等豈就藐視天子，妄恃己能耶？」

左右諸侯聽殷破敗之言，俱各大怒。子牙未及回言，只見東伯侯姜文煥帶劍上帳，指殷破敗大言曰：「汝為國家大臣，不能匡正其君，引之於當道；今已陷之於喪亡，尚不知恥，猶敢鼓唇弄舌於眾諸侯之前耶？真狗彘不若，死有餘辜！還不速退，免爾一死！」

子牙急止之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禁來使。況為其主，何得與之相爭耶？」姜文煥尚有怒色。

殷破敗被姜文煥數語，罵得勃然大怒，立起罵曰：「汝父構通皇后，謀逆天子，誅之宜也。汝尚不克修德業，以蓋父愆，反逞強恃眾，肆行叛亂，真逆子有種。吾雖不能為君討賊，即死為厲鬼，定殺汝等耳！」

姜文煥被殷破敗之罵，一腔火起，滿面煙生，執劍大罵曰：「老匹夫！我思吾父被醢，國母遭害，俱是你這一班賊子播弄國政，欺君罔上，造此禍端！不殺你這老賊，吾父何日得泄此沉冤於地下也！」罵罷，手起一刀，揮為兩段。及至子牙止之已無濟矣。

眾諸侯齊曰：「東伯姜君侯斬此利口匹夫，大快人意！」

子牙曰：「不然。殷破敗乃天子大臣，彼以禮來講好，豈得擅行殺戮，反成彼之名也。」

姜文煥曰：「這匹夫敢於眾諸侯之前鼓唇搖舌，說短論長，又叱辱不才，情殊可恨。若不殺之，心下鬱悶。」

子牙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悔之無及。」命左右將破敗之尸抬出，以禮厚葬，打點進兵。

